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五目錄

終軍

上孝武皇帝疏

中山靖王

聞樂對

吾丘壽王

議禁民挾弓弩對

魏相

條國家便宜奏

諫擊匈奴書

王吉

言得失疏

路温舒

尚德緩刑書

楊惲

報孫會宗書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四子講德論

賈捐之

罷珠厓對

匡衡

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疏

谷永

論神怪疏

崔寔

政論

王符

貴忠

實貢

梅福

論王氏書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五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五

新安少川洪廷論校刊

○○對孝武帝問

終宙

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軍上對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蒿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

大將軍乘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社。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厥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

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茸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鵙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社。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埃之耳。

此文若不經思而節度音節。不失尺寸。真天與。

之奇才也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臣聞悲者不可爲糸歛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
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
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
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
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推是以文王拘於
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
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

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
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
蜂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
社鼯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
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
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
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疚如疾首臣之
謂也

○○○

議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壽王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
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設守衛而施
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
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作并生是以知者陷愚
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
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
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
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兵甲折鋒刃其後民以
耰鉏箠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

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而省禁。防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二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攻奪也。

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守。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論
明而切簡。而健歸。重教化。充見根本之。

條國家便宜奏

魏相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

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此奏是弱翁知大體處

諫擊匈奴書

魏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

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
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
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東風俗尤薄水
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三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
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
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
議乃可

○言得失疏

王吉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
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
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
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
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
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
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

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
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
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
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
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
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
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
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

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
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
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
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爲
夫婦人倫大綱夫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
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
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
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
女夫誄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

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
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
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
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
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
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
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
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
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瑯琊。商不通
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
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
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
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求思至德。
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
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
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
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

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朝，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條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

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廼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繫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於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

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
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
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
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
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
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
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
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

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
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
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
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
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
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
幸甚。

溫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實則識當
時之君。蓋孝宣雖賢明。而實好刑名之學。

故溫舒之言至深悲痛。宣帝為之感悟。置
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
者。

○ ○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行朽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
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然竊恨足下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
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
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
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
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

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
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
闕。妻子滿室。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
豈意得全。晉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
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
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
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耕桑。灌園
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夫人情
所不能止者。聖人不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
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季矣。田家作苦。歲時

伏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
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
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
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糴賤敗貴。
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
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
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

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乃今觀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慷慨激烈。規模布置。宛然答任安書風致。

○○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絛之麗密。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

鋒越砥歛其鏗。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忽若筆記。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筴。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日。王良執鞞。韓哀附輿。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

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相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䟽釋躋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列。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篋鐘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

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寒。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嘔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在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此頌西京之變體也蓋侵淫於六朝矣

四子講德論

王褒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
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幸遭聖主平世而又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
禹道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
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蠱終日經營不能越
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
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

春漢晉魏文選卷五 一八
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者。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

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擘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鮮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

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并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礪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

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

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沾濡。龐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湏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

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鱗鱗并逃，九戩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縉。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

曰先生微矜於道談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情願二子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其崇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

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舅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漂庸剋滅疆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

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悶於昔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勸慕。莫不風馳雨集。龔雜并至。填庭溢闕。含淳鬱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繫身修德。吐情

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後。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

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股慄懼伏。吹毛求疵。并施螫毒。百姓怔忡。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人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上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

群鳥并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擲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比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

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
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
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
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
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
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稱臣而朝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
焦齒臬矐翦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
貢獻懼忻來附娑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均之

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魚奮躍是以刺史感
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敬遵所
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
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叛。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理費。而下詔曰。朕不受。

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

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惜捐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

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矣。何況乃緘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贖之。夫一

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母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楊雄諫不受單于書字。飛走此篇。關鎖起。伏曲盡其體。亦可誦也。

○○○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䟽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

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

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恃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

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
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
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
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
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禋有以相盪
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
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
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

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
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
大自減損省其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
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
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
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
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
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繫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
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臣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

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此疏出入經史有氣力有光焰有頓挫漢文之得意者韓柳句法多本於此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

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蓋聰明䟽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

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第一段言遵祖第二段言治性第三段言正家義理透徹純粹可爲通經之濶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

昆蟲可得而育此求求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

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
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
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
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論神怪疏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
之法言而盛稱竒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
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逢興
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
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
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
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盈耳若將可遇求之盪
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玉距而不聽

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
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
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
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
神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
人少翁公孫卿藥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
鬼使物入海求神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
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索震動海內元鼎元
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拳言有神僊祭

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
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
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
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
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
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曰子不
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
者

政論

崔寔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
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
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
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
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
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
厭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
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

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
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
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
綻決壞支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
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
有云設不疆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
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
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

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
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
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耻策非已舞
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
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
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
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
德春秋之義今旣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

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以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

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摧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

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
市右趾者既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
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
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
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
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
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
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
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
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
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貴忠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
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
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
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
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
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而私已乎以罪犯人必
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上世之臣以道
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

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
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
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
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
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
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
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
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
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

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
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
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富貴盛而
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
其罰者乃有什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
天有害於人者乎夫烏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
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
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
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
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

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
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
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實貢

王符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
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
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
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
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
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
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良諒由取之乖實
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
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

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人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疆衣

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良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論王氏書

梅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竒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

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

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

秦漢書卷之五
四六
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致也昔秦
武王好力任鄙叩闕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
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
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
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瀟吐忠言嘉
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
然其僞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
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
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
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
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
孝武皇帝所以闢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
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
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
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
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
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
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

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

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變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

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五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六目錄

劉向

條災異封事

諫起昌陵疏

極諫外家封事

戰國策序

劉歆

移太常博士

楊雄

解嘲

解難

劇秦美新論

諫不受匈奴朝書

嚴尤

諫伐匈奴書

班彪

王命論

班固

荅賓戲

典引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六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六

新安少川洪廷論校刊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
竊見災異并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
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
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
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據愚意退
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
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

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
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
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
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
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
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
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
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

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
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
從邪議滄滄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滄滄訛
訛亦孔之哀謀之旣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
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
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當是之時日月薄蝕
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
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
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
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
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并
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
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
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
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
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
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
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
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蝗蝻螟蝻午
并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
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
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

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
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
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
并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
并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
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
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
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

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
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
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
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
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
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
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
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
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
然者讒邪并進也讒邪之所以并進者由上多

疑心旣以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覲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并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

消共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

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并交戟之內合黨共謀

違善依惡滄滄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

則百異消滅而衆祥并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諫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樛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子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

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

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

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

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䟽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

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
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
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
穆公延陵禱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
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
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
議以息衆庶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
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
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
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
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
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
徹并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
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
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

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

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并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

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
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
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
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
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
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
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
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拜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

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
皂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
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
章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
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
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
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
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
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

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
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
太后天下幸甚

戰國策序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
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舛又有國別者八篇
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
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
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
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
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七輔
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
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

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
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
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
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
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
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
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
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
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
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并立於中國猶以義相

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
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
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
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
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
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
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
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
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
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

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
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
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
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
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
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
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
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并起當此之
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而強負阻而恃固
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

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
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
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
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
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
以擯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
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
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
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
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

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踈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

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謀故其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皆可喜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移太常博士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

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
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
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
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
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徃徃頗出
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
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
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

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
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
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
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
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
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
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
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
編博問人間則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

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
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
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
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
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離封
禪巡狩之議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
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
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
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
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

亂學士若茲雖深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
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
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
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
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
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
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
考視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
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
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

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并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解嘲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

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
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
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
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綱解紐羣鹿爭逸
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
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
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
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

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
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鎮鉄散以禮樂
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
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縑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
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
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
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
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
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

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
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
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
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
信其舌而奮其筆空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
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

俛眉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
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
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
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
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
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
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
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鷓臯而笑鳳皇執

蝮蟻而朝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
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
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
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捐髀免於微索翕
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
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
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
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
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
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

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敬秦法酷烈聖漢權制
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
世則詩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
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
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隕雖其
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
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
若夫蘭生收功於草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

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揚雄

客難揚子曰九著書者爲衆人之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闊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豈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

見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
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葛
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
紘泰山之高不嶠嶢則不能淳滄雲而散敲烝
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縣洛天地經以八卦文
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
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
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
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
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

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
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
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掄六莖發簫韶詠九
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
不肯與衆鼓僂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
師曠之調鍾竦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
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我者希此非
其操與

劇秦美新論

楊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群賢并位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胸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

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
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
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
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
乎混混茫茫之時釁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
而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
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
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
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
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

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芾斯之邪政馳
騫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
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除仲
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
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
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
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第經霄巨狄鬼
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群飛二世而亡何其
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
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

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
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
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
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擿秦政慘酷尤
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
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
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
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
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淳沕滴川流海渟雲動風

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
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
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備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
異物殊恠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
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
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
虵方斯蓂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
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
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不寐

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脩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

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克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韜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群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潜甸内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述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盖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
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
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
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
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其
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
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
可試哉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
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
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
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
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
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
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

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且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載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义佚不暫費者不求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

至質 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
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
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
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
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
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
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
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

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
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
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
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
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
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
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
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
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

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比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

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諫伐匈奴書

嚴尤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蝨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

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
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
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
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
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
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
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
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
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
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

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齎糒鍤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
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
又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
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繫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劔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隗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藉成如王莽然卒

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况么膺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虐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毋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毋見之謂曰願

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
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
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
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
由人嬰毋知廢陵毋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
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
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
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
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

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
揖酈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
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
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
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
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
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
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
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

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
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
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
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
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
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
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咲則福
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

荅賓戲

班孟堅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
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
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
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
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
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

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緬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時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利之萃闡道德

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颭電激并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霄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鈇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蠶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一作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

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賴福不盈皆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遭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皇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

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赫枝附葉蕃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敷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
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
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
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
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
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
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
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
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
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

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
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
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
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
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
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不覩其能奮
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故夫泥蟠而
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
也時暗而又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
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

秦漢晉書文卷六
四十三
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
千鈞和鵲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
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典引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
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
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
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
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
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
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
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
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洵行無節但有浮華

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

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曩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

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
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
象闇而恒文乖彛倫敦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
使綴學立制充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
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
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
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
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涖其誅然後欽若
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
讓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

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
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鋪觀二代洪^織之度其曠可探也并開迹於一簣
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
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葦顧黎崇之不恪至於
參五華夏京遷鎬毫遂自北而虎螭其師革滅
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濩有慙德
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邨翕純皦繹以崇嚴祖
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奕乎
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畧有常審言行於篇

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
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
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
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回而不泯
微胡瑣而不顧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
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
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豪芒性類
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
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抗乃始虔輦
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

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朋
篤論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蔥
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
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
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
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
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
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
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
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

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蓂之事耳君臣動色
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峩峩如也蓋用昭明黃畏
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
鑠豈其爲身而有顛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
旅力以克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之祕寶
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先命聖孚
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
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
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
蔑清廟憚勅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
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
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
神苞舉藝文屢訪群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
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既感羣后之謹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緝
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
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理其疇能旦之哉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六

